通志堂經解

1411
184

門口 12
號 卷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二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述

夏書

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

古者將欲整齊其衆而用之則必有誓而尤嚴於軍旅故書有六體誓居其一焉大抵爲誓師而作也周官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軍旅之有誓蓋所以宣言其討罪之意謹其坐作進退之節而示之以賞刑之必信帝王之世所不能廢也故禹啓湯武皆有之甘者所誓之地故因以名篇亦猶牧誓費誓也啓者禹之子也

有扈氏夏之同姓其地在漢之扶風鄠縣啓之與有扈戰其誓師也聲言其罪惟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初未嘗詳言其所以討之之故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亦但言其不服而已唐孔氏遂以謂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此說亦但是以私意而臆度之其實未必然也案左氏昭二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所謂觀扈即此有扈國也唐孔氏載楚語觀射父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以是爲有扈恃親而不服啓之政今考之楚語觀射父之言但云夏有五觀不言觀扈唐孔氏蓋是誤以趙孟之言爲觀射父之言此雖小誤亦不可以不正也有扈氏之罪經無明文然趙孟以比三苗徐奄則知有扈必是頑嚚不可教訓且恃險而不服者故啓率六師而征之其誓師之意與秦誓湯誓無以異故聖人録其書以爲萬世法漢孔氏曰甘有扈郊名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唐孔氏以爲啓之西行甘當在東郊馬融乃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啓誓師於甘之野當是親征至其地也周希聖曰天子之兵常隱於六鄉四方有變專責於方伯方伯不能討則天子親征之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是天子親征之此說是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案大司馬法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乃召六卿者王之六卿皆行也李子眞曰此所謂六卿非自冢宰至於司空之六卿也周禮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蓋王之六卿別有此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而爲之將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命卿即此卿也若以王朝之六卿即當用兵之時大司馬主軍政冢宰而下無緣亦屬於司馬故凡戰而言六卿者皆六卿之六卿也此論得之六卿皆行而誓師於甘之野則是天子親率六師而征之也天子親征六卿各率其鄉之師以從故其戰謂之大戰蓋舉國而伐之也扈之威強至於舉國而伐之是其勢將與京師抗衡而方伯連率之力所不能討啓之是行也社稷之安危蓋係於此矣然則其用兵者豈得已而不已者乎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李校書論虞書言咨之義曰咨之爲言其後變而爲嗟甘誓曰嗟六事之人胤征曰嗟予有衆湯誥曰嗟爾萬方有衆泰誓曰嗟我友邦冢君蓋嗟者

即咨之義也其召之則曰六鄉其誓之則曰六事鄭氏謂變六鄉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之戒左右與御是徧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故六事之人爲總呼之辭其說是也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蓋呼六事之人使皆聽予之誓言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

此則聲言有扈氏之罪也五行三正說者不同據有扈氏夏之同姓也其驕褻跂扈而不可制廢尊尊之義失親親之恩啓之聲言其罪而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此義不必求之太深要之但言其廢

三綱五常而爲是昏迷耳威侮者專其威虐而侮慢之也怠棄者怠慢而廢棄之也味此言啓之致討於有扈之辭可謂簡而盡微而顯矣蘇氏曰王者各以五行之德王改正朔易服色自舜以前必以有子丑爲正者有扈不用夏之正朔服色是叛也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此其論五行三正誠爲切近然商之世方有改正朔易服色之事自夏以前未嘗有也蘇氏之說某亦未敢以爲然也有扈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則獲罪於天而天絶之矣勦截也截絶謂殄滅之也天之殄滅有罪必假手於人啓爲天子當命德討罪之任不敢赦也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啓之爲天子當命德討罪之任不敢赦也於是率六師而討之豈以快一時之私忿哉凡所以致天之所罰也沈同以孟子言燕可伐而伐之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子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蓋非天吏則不可以行天罰而爲天吏則不可以不行天之罰故經載誓師之辭無不以行天之罰爲言者蓋苟非行天罰而用兵則是志於殺人而已其何以爲後世法乎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啓謂我命所以討有扈者所以恭天之命爾士衆士亦當恭我之命而無致失其坐作進退之節也古者車戰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三人一居左一居右一居中車中左右主擊刺而馭者在其中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之左右各有其事而御者在中惟主馬之驅馳而已然此乃指凡常之兵車而言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

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其中央主擊鼓與軍
人爲節度也此所誓乃六事之人非專爲主將而
言故指凡常之兵車而戒之也攻治也在車左者
不治其車左之事在車右者不治其車右之事與
夫在車中者御馬而非其正皆不恭我之命者也
蓋左右不治其事則足以致敗左右治其事而車
中者馭之失其正則亦足以致敗左氏傳襄一十
四年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
宛射犬吉二子使宛射犬御廣車而行巳皆乘乘
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
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

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若射犬之類所謂御非其
馬之正也以是知左右乘車馬雖勇又在於御得
其正也王氏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誓徒也
御非其馬之正誓車也此亦一說然三代以來皆
用車戰春秋所載列國戰爭皆用車而每車必有
左右與御此所誓者曰攻于左攻于右御非其馬
之正與左氏所載相合不必分徒與車也夫古者
車戰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所謂步卒者
坐作進退皆聽於車而已又何必於誓車之外又
誓其徒邪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左攻于左右攻于右馭得其馬之正是用命也故賞于祖以勸之其或不然則是不用命也故戮于社以威之蓋古者天子親征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用命則賞于遷廟主之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之前示不敢專也賞于祖戮于社蓋尊祖嚴社之義也案禮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又曰若無遷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蓋自以其遷廟主行載于齊車其無遷主則以幣帛皮圭行固以致其尊祖之義耳於是而賞焉示所以尊祖也左傳定四年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蓋自其以社主行而被社釁鼓固已致其嚴社之義耳於是而戮焉示所以嚴社也由其尊祖嚴社故刑賞於此分焉先儒從而分爲陰陽仁義之說則鑿矣遷廟之主與社主皆在軍中於是而賞之戮之則是不待乎班師振旅而刑賞固已行矣予則孥戮汝者此蓋言汝苟有不用命則非但戮及汝身將併與其孥子也謂戮及其妻子也此篇與湯誓皆有孥戮之言夫罪人以族與夫參夷之刑是乃商紂與秦所以三者也帝王之世豈容有此雖漢孔氏以謂權以脅之使勿犯然啓湯既有是言則是當時實有此刑苟有不用命者必不免於孥戮蓋其所謂戮

者非殺之之謂也左氏傳僖二十七年楚子之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以是知謂之戮者非是殺之但加恥辱焉雖加鞭扑亦謂之戮也孥戮者猶所謂其孥男子入罪隸女子入舂藁者是也夫從天子以征伐不庭而不用命則其孥之至於罪隸舂藁豈為過哉非罪人以族與夫參夷之比也又漢書王莽傳舉此言顏師古曰夏書甘誓之辭孥戮之以為孥也說書者以為孥子也戮及其子非也秦誓曰囚孥正士豈戮子之謂邪此一說理亦可通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兵不可去則誓亦不可去也夫驅民於鋒鏑戰爭之下苟不先為之誓戒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其有不用命者遂從而殺之是罔民也焉有仁義用兵罔民而可為也吳王闔閭欲試孫子以兵法出宮中美人百八十人孫子為分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皆令持戟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則視背約束既布則設斧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左婦人復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

罪也乃斬二隊長以徇於是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準繩規矩以爲雖赴之水火可也向使孫子未嘗三令五申乃欲戮其不用命者以徇其餘則彼亦且有辭矣尚安得而用之哉由是知國而不用兵則已苟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誓戒之言不可無也舜禹之所不能免也彼謂商人作誓而民始叛誥誓不及五帝是皆不達夫時變之論也

五子之歌

夏書

詩大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蓋聲詩之作世之治亂政之乖和係焉文武成湯之詩所謂治世之音其政和也芣苢平桓之詩所謂亂世之音其政乖也三百篇之作雖有喜怒美刺哀樂之不同其實皆所以正當時之得失而言未嘗不本於仁厚忠愛故可以動天地而感鬼神也雖其詳見於三百篇原其所由起實本於虞夏之世舜與皐陶賡歌言元首股肱喜以成治其言安以樂蓋所謂治世之音也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怒蓋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二聲歌雖載於書其實詩之淵源也學者於此當以學詩之義而考之經解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學

者能以温柔敦厚之言而取之於此篇之義則得之矣能求此篇之義則凡詩之美刺箴戒者皆可觸類而長之矣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太康啓之子也盤于遊畋不恤民事有窮后羿距之于河不得反國故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者亦啓之子仲康是其二也此五人皆賢須待太康於洛水之汭不得反國情發於中不能自已故作此歌爾雅曰昆兄也此五人皆太康之弟而言昆弟者唐孔氏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蓋其五人自相稱謂非指太康而言若篇内言厥弟五人則是指太康而言之耳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

孔氏曰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未盡其義薛氏曰尸如祭禮之尸居其位而不爲也是故居其位而不能有所爲曰尸太康尸位是也居其位而不敢有所爲亦曰尸康王既尸天子是也此說善也蓋康王居憂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康王得以亮陰居喪而無闕及於萬幾之務故謂之尸天子而非其罪也至於太康非有他故而遊畋忘反放棄萬幾而莫之省是誠有棄其位之心也此言尸位與羲和尸厥官同蓋在其位而不爲其事也

以逸豫先儒以屬於上文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故
其說有謂主以尊位而逸豫不勤據太康尸位是
居其位而不能爲只當作絕句讀以逸豫則連下
文曰以逸豫滅厥德猶所謂以蕩陵德也君而滅
其德則民懷二心矣故黎民咸貳民既貳矣太康
尚不知懼乃盤遊而無節度此足以見其荒淫而
不知節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古之明君非不爲
逸豫也與民同樂樂而有節則民聞車馬之音見
其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
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田獵也及其不遊不豫

也則有吾何以助之言蓋其遊豫則爲民之所樂
也如此今也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黎民咸有二
心而猶且肆爲逸豫以謂不恤則是固已自棄其
天下矣欲免於危亡得乎

旬弗反

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此則言其盤遊之實事也夏都冀州在大河之北
洛在河之南太康遊畋舍其宗廟社稷渡河而去
則畋于洛之南至於百日而猶不反有洛之表言
其遠也十旬弗反言其久也古之爲國者兢兢業
業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猶懼乎肘腋之變蕭牆
之禍或起於一二日之間今太康乃自肆於遊畋

以言其遠則畋于有洛之表以言其久則至於十旬弗反是其在我者既有棄天下之心安得無后羿之變乎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案左氏傳襄四年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此有窮之國名也其曰有窮者如云窮石然則窮者有羿之君也唐孔氏引賈逵說有扈也后羿蓋羿是窮之君也羿之先祖世爲先王文之言以謂羿帝嚳射官也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羿焉彃日烏解羽此言雖不經要之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

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據先儒之意蓋謂凡善射者皆謂之羿此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非是名也此說爲可信案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此逢蒙所殺之羿蓋又別是一羿非有窮之羿也有窮之羿乃爲寒浞所殺非見殺於逢蒙也以是知羿非有窮之君蓋是善射之稱也太康既自棄於天下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故天下皆有叛之之心於是后羿因民之不忍而以兵距之于河故太康不得還也北風之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蓋人君

虐用其民而民叛之苟誠有惠我者則將攜手而歸之不暇也民既不忍太康之虐政相與叛之而羿於是時以兵距太康于河則是因民有叛之之心而爲民所歸也是羿者一時之湯武也然而卒不能成湯武之功也者以羿亦一太康也魏絳曰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則羿之所爲與太康實無以異也亦猶秦之暴虐而

項羽亦暴虐其何繼秦而有天下乎而適當下民之欲叛太康於虛邪之時故羿得以乘間投隙而用其謀雖與湯武同其實異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此與上文不相接蓋太康之始出而遊畋也五子御其母以從至于洛之北則止而待之不與太康俱爲遊畋之樂也穀梁子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夫會者所以講信脩睦之禮也然猶必仁者守然後可以出今太康既棄其宗廟社稷遊畋于有洛之表而莫之恤矣然

其弟五人皆賢使此五人之中有一人焉而爲之守則雖有后羿之變猶可以不亡其所以至於顛沛傾覆而莫之救者以五弟皆從空國而無人故也夫已則棄宗廟社稷而莫之恤雖宗廟社稷之所得賴以存者又皆從而去使之居無所能爲之地將欲赴國家之患而勢不可得施太康之愚暗於是爲甚矣五子之至於而復亡而無復安存之理母子兄弟將離散奔潰而不可保危亂之至無日矣此其所以咸怨也其怨也憂愁嗟嘆之不足於是情動於中聲成文而詩歌作焉蓋出於其中心之歉然慷慨感厲而不能自已也其作爲詩歌則必推原其禍之所由起太康之所以逸豫盤遊至於喪國亡家者惟其棄大禹之戒故爾是以五子之歌終始反覆惟追咎其荒棄大禹之戒而不能守以致於是史官據原其意而序之曰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可謂善明詩人之旨矣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言其詩之所爲作其原蓋出於此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蓋君子所創所守爲可繼之道也者雖歷萬世猶可以前期而爲之至於子孫之賢與不賢能繼不能繼則係乎所遭如何耳此雖一二世猶不可以逆料也禹之謨訓

可以傳萬世然一傳而為啓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故夏以之安再傳而為太康不能遵守禹之謨訓故夏以之亡然而作歌之五子皆啓之子也向使太康不為適子而此五人者有一人焉繼啓以君天下則必能念大禹之勤勞遵守其訓以永其傳矣今五子不得繼世以有天下而太康有天下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亦如微子不繼商而紂繼之此商之所以亡也季札不君吳而僚君之此吳之所以亂也雖太康已然仲康卒能肇位四海少康卒能祀夏配大其所以然者以能遵大禹之謨訓不敢失墜而已此無他以禹之創業垂統誠萬世可繼之道故也使禹之子孫皆得如啓如仲康如少康者為天下君則其傳也豈不至於萬世哉書序本自為一篇漢孔氏以謂書序所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某竊嘗以謂孔氏引序以冠篇首若湯誓大誥初未嘗言其所作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其下則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大誥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其下則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此為得體蓋若此之類非引序以冠於篇首則安知是篇之何自而作乎

至於此篇自太康尸位至書大禹之戒以作歌其序載此篇之作既詳且盡矣而復加之以序曰太康失邦至作五子之歌又如旅獒篇首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至用訓于王既詳且盡矣而加之以序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若此之類則爲贅矣亦如詩江有汜之序曰江有汜美媵也至嫡能悔過也其義亦既盡矣又繼之曰文王之時至嫡亦自悔也載馳之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至傷不能救也其義既以盡矣又繼之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至故作是詩也若此之類文義重複有前一段則可無後一段矣有後一段則無前一段矣故孔氏引書序以冠篇首若康誥大誥之類則爲得體若五子之歌旅獒之類則爲贅是其所冠之序是非相半如前者不可以不論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唐孔氏云五子之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必是五子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

詩歌之體一人之作則自爲一篇若出於一人之言者蓋詩歌肇於虞夏之世其體如此舜之歌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其義尤未足也皐陶乃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繼之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後其義乃足此五子之作歌其始言皇祖之訓而不及夫失邦之怨末乃言國已民叛雖悔之可追而不及夫謨訓之言史官總而序之曰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蓋五子之意終始先後互相發明然後其義乃備也雖其言不出於一人而其意則若出於一人者以其同也後世詩家有聯句體其原本此聯句者蓋其材有所不逮則不可得而強如唐人侯喜劉師服與軒轅彌明詠石鼎詩畢知

力終莫能近蓋以其心之所至者有所不同則形於言者不得不異也民可近不可下至奈何不敬此一章言君之所以爲君者恃民以安不可以不敬民也自民可近不可下至若朽索之馭六馬皆是禹之言所以垂訓於後世者也故曰皇祖有訓皇大也尊而親之故曰皇祖記曰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凡此所謂皇者皆尊而大之之辭也皇祖者猶言大祖也孔氏以皇爲君則失之矣夫君之與民以其勢而言之則其尊卑之際如霄壤之不相侔以其情而言之則其相須以安猶心體之相須以生

也苟君民之情不合而徒以尊卑之勢相較則將渙然而離矣是故君民之分以情則合而安以勢則離而危蓋以情則近之故日親以勢則下之故日踈此寔治亂安危之所係也禹之謨訓首之以一言曰民可近不可下孔子謂一言興邦此之謂也所謂民可近不可下者以民乃邦之本故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蓋民心附則社稷固社稷固則君安矣故邦以民爲本本既固則邦未有不寧者苟民心離則其本先撥雖強如秦富如隋亦無救於滅亡也以是知人君所以安廟堂之上享其無敵之貴無倫之富所恃者惟人心而已苟不以人心爲恃而徒恃勢力以爲安其勢力之所不至則匹夫匹婦之愚者亦足以勝之矣如漢武帝平日千乘萬騎導前擁後若不可得而侮者及其微行出獵求漿於逆旅媼媼曰無漿但有溺耳聚少年欲攻幸而得免以此見武帝平日儀衛之盛彼愚夫愚婦特畏其勢力而不敢侮耳釋其勢則侮者至矣此豈非愚夫愚婦一能勝乎是故爲君苟失一愚夫一愚婦之心則怨之者不釋匹夫匹婦怨之不釋而衆怨於是乎生矣故天下之安必由匹夫匹婦之無所不被其澤而天下之危必起於匹夫匹婦之怨蔽朝涉之脛匹夫之

怨也刺剔孕婦匹婦之怨也而商由此而亡故爲
君者圖治亂於未兆使匹夫匹婦之怨無自而萌
則本固而邦寧矣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此言人君多失則致人怨矣其所以致匹夫匹婦
之怨者示不在於顯然過惡苟失於此者在毫釐
之間必有怨之矣蓋人君之所據者天下之利勢
也一嘽笑一舉措而生民之休戚利害係焉故損
怨之道必在圖之於未見之初苟怨之既形而後
圖之示已晚矣惟匹夫匹婦之愚者足以勝予一

所以致匹夫匹婦之怨者又不在大則是人君之
所處是誠天下至危之勢也懍危也予臨兆民懍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危懼之甚也朽索易脆六
馬易驚則輪折車敗矣古者車皆四馬惟天子之
車則特駕六馬四馬則兩服兩驂六馬則兩驂之
外又有兩騑說文曰騑驂旁馬蓋於服驂之旁又
加兩馬則爲六也陸農師曰天子之車盛則駕六
常則駕四此說可信案漢書梁孝王傳孝王入朝
天子使使持乘輿駟迎孝王於闕下臣瓚注曰稱
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六馬天子副車駕
駟馬據此言天子副車駕四則是盛則駕六如陸

氏之說蓋可見矣此將言馬多則懼深以極其可畏故不曰四馬而言六馬也朽索之馭六馬本無此事但欲見其危之甚耳亦猶晉人作危語曰杖頭數米鋤頭炊百歲老翁攀高枝盲人騎馬臨深池示無是事也惟以君而臨民其危如朽索之馭六馬則爲人上其可不敬民哉君能敬民則本固邦寧而社稷永保矣漢孔氏曰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此說是也惟禹之謨訓其所以垂示子孫者深切著明如此而太康奈何不知以是爲戒至於失邦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

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又申言禹之所訓敬民之實也爲人君者在乎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苟以天下爲憂則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自朝至於日昊不遑暇食舉天下聲色嗜好遊畋之樂曾不足以動其心此誠木固邦寧之要道也苟以位爲樂則將窮天下之嗜欲以供其耳目口腹之娛曾不以生民之休戚爲念此所以積匹夫匹婦之怨以至於危亡而不自知也故此章又所以申前章之義也前言皇祖有訓此蒙其文故但曰訓有之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從禽內作色荒惑嬖寵也外作禽荒外

耽遊畋也甘酒嗜音者言好此二者甘嗜之而無厭也峻宇者言高大其室宇也彫牆者言飾繪其垣牆也凡此皆是佛百姓以從欲而足以致天下之怨故有一於此則未有不亡者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及狄人伐衛國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寔有祿位予焉能戰遂敗於滎澤爲狄所滅夫衛懿公之所以亡者豈必兼此數者而後亡哉惟有好鶴之一事耳而其受禍已如此之慘矣而況太康之逸豫滅厥德盤遊無度攻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則於是數者幾於兼備之矣欲其無亡得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此又言自陶唐以來保民兢慎故能享其安樂尊榮今則不然所以底於滅亡也陶唐者堯之氏也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夏以上爲陶唐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蓋自夏前謂堯之氏爲陶唐冀方帝都所在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自堯始都冀方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啓此三聖一賢未嘗失道故歷三百餘年號爲極治之世至於太康乃不能守而至於亡厥道失厥道則亂其紀綱既亂其紀

綱未有不底於滅亡者蓋自古國家所以至於滅
亡必自失厥道也唐明皇開元之初用姚崇宋璟
以致太平其治庶幾於正觀及其中年荒於女色
窮天下之聲色玩好以供遊宴之娛於是李林甫
楊國忠牛仙客輩起而用事盡變更高祖太宗之
法度禍亂之勢已成恬不自覺及一旦禍發幽陵
長驅入關明皇倉卒西幸自長安至於咸陽不四
十里間而其平日所恃以爲天子之勢者一旦盡
去矣於是晝無食夜無燈栖栖然乞憐於獻豆麥
之人原其所以致此者無他惟其失厥道而已由
是觀之五子之歌一章言民情之可畏天子之勢

爲不足恃二章言逸欲之爲害三章言亂綱紀則
底於滅亡此雖出於一時感激之意寔爲萬世有
國家之明訓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
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此章又申言所以失厥道而亂其紀綱之事也我
之祖有明明之德故爲萬邦之君言居於冀方奄
萬邦而君之也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所謂創業垂
統爲可繼也曰典曰則者皆是其典章法度可以
爲萬世法者唐孔氏曰不爲大異重言以備文耳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言其所制法度之器也太

史公曰禹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自古法度之器至禹而後明甚也其法度之制始於權衡與物鈞而生衡運生規規員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權衡者法度之所自出也五權之法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斤與石又五權之最重也關通也和平也關通其石和平其鈞守此法度與天下共守之而不敢失也舉鈞石則五權可推舉權則度量準繩規矩凡法度之在天下者皆可見也於石曰關於鈞曰和特變其文耳非有異義也猶月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

權概曰同曰鈞曰角曰正示但是變其文耳關石和鈞則物貨流通家給人足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王府於是而富有也古之所謂理財之政不出於此至於後世然後剝膚椎髓之政興於是用聚斂之臣以爲富國之術殊不知禹之所以能使王府富者惟在於關石和鈞而已夫禹之謨訓所以爲垂統法度以明示於子孫者如此其詳而其子孫不能保守乃荒墜其已成之緒此其所以覆有夏之宗絕大禹之緒也孟子曰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三章言今失厥道亂其紀綱則朝不信道矣此章言關石

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則工不信度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其能免於覆宗絶祀乎羿雖以兵距太康於河而廢之然而卒立仲康其後羿篡相而奪其位卒爲寒浞所殺而代之少康竟以一旅而興天下是以有夏之宗卒不覆而大禹之祀卒不絶也然而此章言云爾者蓋自其時而觀之意其必至於滅亡而無復有興復之望亦猶正月之詩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言其滅之之道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此章又結前義以致其情也嗚呼者嗟嘆之辭也

歎其倀倀然無所歸也無所歸則死亡無日矣故予懷之悲夫以匹夫匹婦之怨猶不可犯況以萬姓怨憤之情而仇於予予將誰依以免於禍乎鬱陶哀思也忸怩心慙也言我負此萬姓每憂積於中以慙顏之厚而心又忸怩也有又也孔氏曰慙愧於仁人賢士非也顏厚有忸怩但是慙於斯民而已既慙於斯民而顏厚有忸怩矣於是又斷之曰我則弗慎厥德於其始矣今雖忸怩而悔之何所及哉五章之義至是而足矣陳博士曰鬱陶則憂積於中忸怩則愧發於外夫所以曷歸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虐民而民仇

之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萬姓仇予予將疇依所宜憂所宜愧皆在太康而五子任之以為己事者蓋仁人之於兄弟親愛之而已矣有邦則同其安榮失邦則同其危辱其危也可憂其辱也可愧五子之於太康可謂有仁人之心矣此言深得詩人之旨孔子曰詩可以怨蓋謂詩人之意温柔敦厚而不怒其言和緩宛轉引咎自責而不深咎乎所怨之人仁人君子之心於此可見高子曰小弁之怨小人之詩也孟子曰有人於此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它疎之也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蓋幽王被太子宜臼而將殺之夫為子而將見殺於父人情之至痛也苟於是而不怨則是疏其父如路人也此小弁之所以不得不怨然而其怨也但曰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但引咎自責而已此其所以為仁人君子之怨也太康之邦宗將覆滅此五子之所以不能無怨然而其怨也不深尤太康乃若其身之親為不善以致之者非其仁愛之意充實於中而發見於外安能若是哉孔子於書取五子之歌於詩取小弁其意一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二

後學 咸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三

三山 拙齋林 之奇 少穎

夏書

胤征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世五霸之戰伐不爲不多矣而孔子皆無取焉蓋以命自已出不由天子之命征率敵王所愾而往伐之其名曰征征者天子討有罪之辭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禹之於有苗胤侯之於羲和是也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

徂征禹乃會羣后誓於師而往征之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后承王命徂征此皆奉天子之命而以伐有罪其用兵行師皆以義而動非五霸之摟諸侯以伐諸侯爲敵國之相征也然舜大聖人也禹亦大聖人也又適當至治之世禹之居攝奉舜之命以徂征有苗雖其事則美然未見其爲難也至於仲康之嗣位適當有夏中衰之運羿以兵距太康執其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仲康當此之時乃能命嗣侯以徂征嗣侯當此之時乃能奉仲康之辭以伐有罪彼羿雖挾震主之威擅竊國之柄不可得而制之者惟其兵以義動故也此誠天下之至難而仲康胤侯能之則其智勇之絶人蓋可見矣故夏史錄其書以爲後世法其名曰胤征仲尼定夏書纔四篇而胤征在焉蓋征之爲言正也以胤侯之征義和奉天子之命而不敢專以爲萬世法者也學者能以此篇之義而觀之則知孟子所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又謂春秋無義戰者誠非過論也此篇雖以胤征爲名然以典謨訓誥誓命之體求之其實誓也自嗟予有衆而下皆胤侯誓師之辭也唐孔氏徒見此篇無誓字遂於六體之外增其四以爲十曰貢歌征範貢者謂禹貢也歌者五子之歌範者洪範而征者則謂此篇也夫

苟以征字爲書之體則西伯戡黎戡字亦當爲一體乎漢孔氏曰仲尼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爰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樞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據漢孔氏之意蓋以謂書之體盡於此而已而唐孔氏則贅以爲十甚失先儒之意此不可不詳論也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征

古者官有大功則有官族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謂之重黎蓋官稱也至於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猶重黎也吕刑曰乃命重黎絶地天通是也羲和之命在堯之世謂之羲仲羲叔和仲和叔蓋以是四者爲官稱也至於夏時掌天地四時之官猶謂之羲和若此之類蓋是以官爲族猶漢之倉氏庫氏堯時分命羲和四子定曆象正閏餘以爲甚重其設官分職莫先於此至於夏時雖羲和之政尚存然有國已且以沈湎得罪則是羲和之官合而爲一職不復分四時之官各主一方之政一時之事如堯之羲和矣蓋時異事變則其職任亦有不同者至於周時羲和之職不復有矣而馮相保章氏之所掌皆以中士爲之隸於周官大宗伯之屬則其職任蓋又輕於夏時矣由兹而降此職益輕太史公曰文史星

曆近乎卜祝之間故主上所戲弄優倡蓄之流俗之所輕也以此觀之則是羲和之所職者至於後世僅得不廢故也堯舜之時以此爲致治之本而後世之於是官也至以卜祝齒之優倡蓄之此無惑乎其治効之不及於堯舜也湎淫之過也言湎淫千酒過差非度也惟其湎淫故身爲司曆之官則至於廢厥職而不舉廢天時亂甲乙也故曰廢時亂日自古帝王盛時尤重曆象之事舜之居攝既受命于文祖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既巡守四岳朝覲諸侯未遑他事而先之以考制度協時月正日使諸侯有時月之不協日之不正則不

免於誅戮矣夫諸侯奉天子之正朔惟其時月之不協日之不正則其罪至於不赦況乎曆象之官正朔之所自稟時月之所自出今也沈湎于酒而至於廢時月則時月之在諸侯者無自而協至於亂日則日之在諸侯者無自而正由此一職之不舉而天下之時月日皆不得而協也安能免於誅戮哉胤國名也顧命曰胤之舞衣即此胤國也胤往征之蓋胤國之君奉天子之命而往征之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胤征之義蘇氏則案魏絳伍員之言以謂自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嗣夏之前皆羿浞專政僭位之

年酈侯之祖征蓋昇假仲康之命以命酈侯若後
世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學者疑焉某常因蘇
氏之論而考左氏傳所載昇雖廢太康而立仲康
然其篡也乃在乎相之世相仲康之子也仲康不
爲昇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於昇是則仲康之
世昇之強威卒不敢加無禮於其上其所以不敢
加無禮於其上者則仲康有以制之也史官之序
此書也其言曰惟仲康肇位四海酈侯命掌太師
案唐書志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在仲康即位之
五年而序書者首言肇位四海蓋推本其所以得
征之意也昇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

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沈機先物奮其獨斷故方
即位之始命嗣侯以掌六師正如漢文帝入自代
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也
昇之所以欲假借以爲威者既爲酈后所得故昇
雖有強悍之志終太康之世而不得逞其不軌之
謀也羲和之罪雖主於廢時亂日意其欲黨於后
昇將與之同惡相濟以共爲不軌之謀故酈后承
王命以徂征而其誓師之言則曰爾衆士同力王
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其意蓋可見矣仲康之
命也得夫天子討罪之權酈后之征也得夫諸侯
敵愾之義昇之所以懷不軌之意而不得逞者其

理在於此相之所以見篡於羿必是優游不斷浸失其六師之柄以至於此極也向使六師之權不失常如仲康之世羿何自而篡哉蘇氏又曰書固有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此尤不然夫以春秋之爲經爲褒貶而作也故有非聖人之所取而存之以示刺者至於書則紀載帝王之實迹録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以爲萬世法豈容有所不取而猶存者哉使削征之事果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夫子存之於書略不見其所以譏之之意其不思後世之亂臣賊子將以是爲口實也哉蘇氏此言係乎君臣上下之大分不可以不辨惟仲康肇祖

四海者始踐天子之位也始踐天子之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而爲大司馬蓋投機之會間不容穀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羿專廢立之權且將有竊國擅權之志當此之時兵柄之得失國家社稷之存亡係焉苟遲之以旬月之間則無及矣故命胤侯掌六師必於肇位四海之上蓋乘夫不可失之機如曹操之於漢司馬懿之於魏劉裕之於晉蕭道成之於宋蕭衍之於齊陳霸先之於梁楊堅之於周未有不得其兵柄而能成篡奪之謀者羿之於夏所以懷其不軌之謀而不得遲者惟胤侯掌其六師之權也仲康之沈機先物於斯見矣

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蘇氏曰義和湎淫之臣也而責於羿蓋忠於夏也
如王陵諸葛誕之叛晉尉遲迥之叛隋審如此說
則是義和之罪誠為可赦而嗣侯乃黨姦怙惡之
臣仲康乃優游失權之主胤征之篇乃與王莽之
大誥等爾聖人何以錄其書於百篇之內以與堯
舜禹湯文武之書並傳於不朽乎以是知義和之
廢厥職酒荒于厥邑當是時聚羣不逞之人崇飲
於其私邑以謀作亂其罪不止於廢時亂日此胤
侯所以承王命而往征之也胤后胤侯也蓋以諸
侯入為王朝公卿故謂之后亦猶禹稷伯夷稱三

后周公君陳畢公亦稱三后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自此而下嗣侯誓師之辭也嗟予有衆示猶所謂
嗟六事之人也蓋嗟咨以重其事而勑戒之辭也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謨者人臣所陳之謨若大禹
謨皐陶謨是也然人君所以為法於後世者亦謂
之謨伊訓曰聖謨洋洋是也訓者人臣所陳之訓
若伊訓高宗之訓是也然人君所以垂教於後世
者亦謂之訓如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是也此曰
聖有謨訓蓋是上古聖人為法垂教以示後世子
孫者是人君之謨訓也明徵定保謂聖人謨訓為

世明證所以安定國家此孔氏之說也不如蘇氏曰徵猶書所謂庶徵也保猶詩所謂天保也蓋明其休咎之證以定其保大之業也此說比先儒爲長王氏曰其言可以明證其事可以定保據經言初無言與事之別王氏分爲二說迂矣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

聖人之謨訓所以明徵定保者蓋君臣各盡其職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故循職爲務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君臣之道有勞佚詳略之不同故百官則各修其職以輔君而人君之謹于

戒於上夫何爲哉惟明其明德而已此下句所以結前之義而非別爲一意也嗣侯之誓師首以此爲言者蓋使義和能謹其常憲以修輔其君則仲康得以謹天戒而明慎於上今也至於畔官離次而不知有日食之變則是廢人臣之常憲此危亡之徵也安能免於誅乎故其誓師首言及此惟人君之謹天戒必使夫百官之修輔故先王之世必常有以謹戒之使夫一介賤臣猶不忘於謹戒之意然後可與成就人君之明德而享天心也廢而不修仲康雖有謹天戒之心亦不得施君不能謹天戒於上臣不奉常憲於下矣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蓋古者將欲布令以救戒夫百官萬民則必用正歲之正月故先王將使百官修輔則示必以每歲之孟春使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戒勑之也遒人宣令之官也周官無此官惟小宰之職曰正歲率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罰有常刑與此所載同意者遒人之官其在夏時亦爲治官之屬宣達上之法令而布之於下者也禮有金

鐸有木鐸其體皆以金爲之惟舌則有金木之異木舌木鐸也文事則振之金舌金鐸也武事則振之此文事也故徇以木鐸其徇之言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蓋前期而申儆之也官師相規者言貴而爲官師者則朝夕納誨規正人君之闕失也規正人君之闕失而曰相者示猶周公所謂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也工執藝事以諫者賤而爲百工者各執其藝事以諫蓋雖百工技藝之事而至理存焉苟能執其藝事以諫無非治天下國家之道也唐穆宗問柳公權筆法公權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

縱故公權及之帝悟其筆諫也夫公權雖非技藝之人而其言乃幾乎執藝事以諫意者先王之時凡執藝事以諫者莫不然也夫上而官師下而技藝之事無不欲其規諫蓋將成明明之德不可不資臣下之助蓋丘陵積卑以爲高江海合小而成大一人合并以爲公也其有不以規諫爲意者則是不敬其君邦有常刑而不敢赦也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此遂申言羲和之罪上干先王之誅無所逃於刑憲故往征之非是仲康妄興干戈以快一時之私怨也酒誥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酒之爲禍大矣天子而沈湎于酒則失其天下若夏之太康商之紂周之幽厲是也卿大夫而沈湎于酒則喪其國邑若羲和是也夫人苟湎于酒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惟耽樂之從而廢其職業之所當修者則始喪其德終而至於喪國亡家其勢然也羲和之罪至於廢官曠職上干先王之誅推本而言豈有他哉惟酒爲之禍而已是以嗣侯數羲和之罪所言曰惟時羲和棄其德而行不修若木之顛器之覆而不能自立者惟沈湎喪亂于酒而已既沈亂

于酒則畔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之位而莫之有也俶始也擾亂也天紀天之五紀也即洪範所謂歲日月星辰曆數是也薛氏曰天紀未嘗亂而亂之者自羲和始故曰俶擾天紀此說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之後爲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亂於天紀蓋於是而始亂亦猶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亦謂自陶唐以來紀綱未嘗亂至於太康而始亂也遐棄厥司達棄其所主之職還其私邑而無所忌憚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

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夫羲和之罪至於是仲康猶隱忍未誅之也蓋先王之討誅有罪乃天下之所共怒衆之所不容與衆人共棄之羲和廢職之罪仲康知之久矣而其罪猶未暴白於天下至於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羲和乃罔聞知則既取怨於天下矣此則不得而不誅也亦猶鯀之方命圮族堯固已知其不可用矣然猶徇四岳之請而試之使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誅之也蓋非天下之所皆順因衆之所共怒則雖堯有罪先王猶未之誅也孟子曰左右

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先王之誅有罪其所以誅之而天下莫不服者此無他惟其與國人共殺之而已乃季秋月朔者九月之朔也辰弗集于房漢孔氏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蝕可知據孔氏此言蓋以羲和之廢厥職至於日有蝕之變猶不之知也然胡舍人則以此說爲不然以謂日月交會之謂辰十二月十一辰之次也日行赤道月行黃道日行遲月行急一月一會必合於黃道赤道之間或高或低或上或下不

相掩蔽是謂不食或左或右或先或後而相掩蔽則蝕矣日食於晝月食於夜則見也日食於夜月食晝不見也日月交會則有食矣謂不集所舍而致食乎既不集則非晦也非朔也安得謂之季秋月朔乎胡氏此說則不得謂之日食此說有理然既謂辰弗集于房則胡氏既疑辰弗集于房爲非日食至其論弗集于房之義則以爲曆誤也謂房者二十八宿之房非是十二次之舍也秋之九月日月當合朔于房心之次今也弗集于房者則是曆之誤非日食也夫曆之誤至於當合朔而不合朔也此非精於曆者

不足以知之而何以至於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乎胡氏亦自知其說之不通遂謂先曆誤而後日食其迂甚矣唐書律曆志論辰弗集于房之義以謂案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愆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沖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唐志此說殊爲可行案漢書帝紀東夷北蠻頗未集睦顏師古曰集與輯同以此觀之則辰弗集于房其爲日食審矣但集之義當爲集睦之輯蓋日月不相輯睦於其所舍故得有食孔氏曰集爲集合之集則非其義此其所以起胡氏之疑也今當從孔氏之說以爲日食而參之以唐律曆志之義以集爲輯睦之輯則下文相貫矣房有二說或以爲房星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正在季秋月朔謂之房星理亦可通然唐律曆志曰君子愼疑寧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心北矣觀此說則以房所次之舍其說爲長據左氏傳梓愼曰宋大辰之虛陳太皞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所謂火房與此義同皆所舍之次也辰弗集于房蓋謂日月不集睦於其所舍之次爾日月不集于所舍之次而日有食之其爲變也大矣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皆所以救日食也案左傳文十五年日有

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則是古者當日食之時有此伐鼓之禮也瞽樂官也奏鼓者進鼓而伐之也詩曰奏鼓衎衎與此義同者食必奏鼓曾氏曰日食陰侵陽也鼓陽聲也瞽奏鼓者助陽以儆陰義或然也嗇夫周禮無此官漢孔氏謂王幣之官鄭氏謂夏官之屬殊無所據此亦但以意度之而已百官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上林亦有虎圈嗇夫故漢鄭玄第五倫皆常爲鄉嗇夫則是知役之賤者此篇通人與嗇夫考之於周禮皆無此官則知周之建官其名與夏時異者多矣庶人乃庶人之在官者也嗇夫

馳庶人走皆所以供日食之百役也春秋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鼓曾子問曰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旗與其兵而周官庭氏云救日月之弓矢則是救日之時必有此役嗇夫庶人之馳走者蓋所以供此役也然必謂之馳走者蓋以見日食之變天子謹天戒以恐懼脩省于上而嗇夫庶人尚且馳驅奔走於下以從天子救日如此其急而義和親爲曆象之官乃沈湎于酒安於其邑而罔聞知也尸者不言不爲而無所事也日食之變百姓震動而不遑寧義和莫之知可謂尸厥官矣夫先王所以設義和之官者使之仰觀夫

日月星辰之運行以候天地之氣而知日時寒暑以相參合使萬民於此而取正焉則百工由是而允釐庶績由是而咸熙今也羲和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於季秋月朔日有食之而曾莫之知則天象於是昏迷而斯民無所取正違叛先王之訓謨以干犯先王之誅其可誅之罪豈特官師之不能相規工不能執藝事以諫而已杜元凱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會而食者蓋日食之變有交其交會過險之常數曆家所可得

而逆推之也使羲和能修其職逆知乎天將有日食之變以規諫於仲康則仲康得以恐懼修省上答天意而銷弭天變於未然之前今乃不能逆知其變至於日既食矣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猶罔聞知其爲不恭執大於此使仲康舍而不誅安得爲謹天戒乎泰誓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義和既不修其職至於昏迷天象罪在不赦矣使仲康又舍之而不誅則是君臣同惡相濟厥罪鈞矣故仲康命嗣侯以征之其征之者蓋所以祗畏天命行先王之誅而不敢赦也然則用師也亦豈得已而不已者哉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諸儒解釋此義皆以此屬於上文故漢孔氏曰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之氣弦望朔晦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唐孔氏遂謂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曆象乃以癸亥爲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即不及時也其氣望等亦皆如此以某觀之是殆不然帝王之世雖重曆象之事然曆官之差一日一朔則至於殺之無赦雖秦人棄灰於路步過六尺之誅亦不過如是之酷

也豈先王忠恕待人之道哉據此文勢上文言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至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蓋嗣侯舉先王之誅以繩羲和之罪於是繼之以惟時羲和顛覆厥德以至於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其首尾總結文義已足矣自政典曰以下乃是削侯誓師勑戒吏士之辭當屬於下文不當復謂指羲和而言也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此周官六卿之典也治典者冢宰之所掌也教典者司徒之所掌也禮典者宗伯之所掌也政典者司馬之所掌也刑典者

司寇之所掌也事典者司空之所掌也劉侯掌六師爲大司馬故舉政典以爲言蓋大司馬法也惟其軍馬故有先時不及時之誅先時者謂先前師期而進是邀功也漢班勇與張朗共攻焉耆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嘗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徑入焉耆若此之類是之謂先時蓋不與大軍相期會而嗜利輕進不可以不誅也故殺無赦不及時者謂後期而至是逗留也漢遣霍去病等擊匈奴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雖有功以後期當斬贖爲庶人若此之類是之謂不及時蓋與大軍

期而不至而稽延師期亦不可以不誅也故殺無赦惟此二者皆誅而無赦則軍士莫不用命矣此劉侯誓師之意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前既言政典先時不及時之誅以誓師矣此遂告之以徂征之意謂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將行也蓋先王之克謹天戒則其臣之守常憲者以先王之心爲心亦所以事[redacted]天命也羲和酒淫不率其職以干先王之誅是不以先王事天之心爲心不惟得罪於君亦得罪於天矣故劉侯之征蓋所以奉天罰而不敢專也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嗣侯得

夫天子討罪之權削侯之征羲和得夫諸侯敵愾

之義其用兵行師也可謂伏大義而行矣故其辭

直其義明非若五霸糅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

義迂也我之征羲和既以欽承天子已行之威命

爾當以同力王室爲心不可不弼予以徂征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

此則告以所爲弔伐之意也蓋言火之焚於崑岡

不擇玉石而焚之無所辨於美惡也羲和誠有罪

也苟天吏有過逸之德不擇善惡而並戮矣其爲

害也又將甚於猛火非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也

今我之徂征惟殲其渠魁之害而罔治其脅從之

黨凡舊染於羲和之俗則咸與敎而惟新之此蓋

王師弔民伐罪之意也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號

爲應乎天而順乎人者不過若此而已彼項羽入

秦關坑秦降卒數萬人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所

過殘滅此豈非所爲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乎劉侯

之數羲和之罪其始也但言其畔官離次俶擾天

紀而已而其終篇乃有及於脅從之黨舊染之俗

以是知羲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羣

不逞之人崇飲於其私邑徒爲亂黨將以助羿而爲亂故曰有胥從之黨舊染之俗也若使羲和之罪止於廢時亂日則其執而戮之是特一法吏之事耳何至率六師而征之乎然其征之而不正名其惡者蓋若正名其惡則當窮治黨與翦根浚源而戮之而仲康之勢未有足以制后羿之命故特治其廢時亂日之罪而已夫羲和有胥從之黨舊染之俗而且與后羿同時削侯之征也其誓師之辭指羲和且謂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則是羲和之黨於羿而嗣侯之忠於王室其事甚明而蘇氏乃以曹操司馬仲達楊堅之流

討二己者以爲比某謂蘇氏之說經多失之易者此類之謂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王氏蘇氏二說大爲穿鑿據此二說而考之皆以威爲刑罰之威愛爲仁愛之愛故其說如此殊不知所謂威者非刑威之威乃果斷之威也所謂愛者非仁愛之愛也以果斷之威勝其姑息之愛則有濟矣古人有得之者孝宣之綜核名實光武之總攬權綱是也以姑息之愛勝其果斷之威則陵夷大壞必至滅亡信乎其無功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孝元之優游不斷孝成之威福下

移是也義和之罪至於有胥從之黨舊染之俗且將與羿爲亂矣苟舍之而不誅是區區於姑息之愛也豈所以爲安全之道哉善觀古人之言必推本其立言之意不可以一槩論也威克厥愛允濟若以此威爲刑威之威愛爲仁愛之愛此誠申商之言也豈詩書之訓哉

其爾衆士懋戒哉

此言我之所以誓師之意如此爾衆士則不可以不勉戒其心以用我之命也自古國家當中衰之運則朝廷之上往往行姑息之政故英雄之徒得以乘間抵巇肆爲桀驁而莫之奈何是以大有爲之君當夫曆運中否社稷阽危之際苟非赫然奮其乾剛之斷未見其有能濟也唐自肅代以來一切行姑息之政藩鎮戮主帥者因而授以節鉞或聽自擇帥其驕子弟皆得以承襲父兄之位及憲宗剛明果斷足以有爲不憚用兵以翦勠強梗於是平夏平蜀平江東平澤潞以至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淮蔡莫不率服而唐室遂以中興此無他惟威克愛故也憲宗雖以剛果爲政而子孫不能率至於穆敬文宗之世又以姑息爲政藩鎮復強而唐室遂三仲康之世何以異此當其命嗣侯以征羲和誠得乎威克厥愛之義故足以制后羿之強

而中興有夏之業惜夫后相繼之不能用其果斷以爲政寖失天子之權綱卒爲羿所篡而夏終於不祀此非仲康之失也繼之者非其人也可不慎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商書

湯誓

書序本自爲一篇蓋是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吾夫子因而討論是正之以與五十八篇共垂於不朽其文多因史官之舊故其篇次亦有相爲首尾者不必敘其本篇之意如此篇之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篇內全無此意蓋以上篇之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故此序與上文相接而伊尹相湯伐桀未嘗牧誓武成之序與上

文相承而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而篇内殊無殺受立武庚之意而序乃云爾凡此皆是史官載記一時之事迹首尾相因之辭皆是史官序事之體而說者乃以若此類者皆聖人之深旨至欲以春秋褒貶之義而求之皆過論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伊尹既醜有夏以歸而桀之作惡不悛終無改過之意於是相湯伐夏救民也湯之伐桀必得伊尹歸亳而後決者蓋以臣伐君聖人之慙德也苟非有大不得已者則聖人豈肯爲是慙德之舉以爲萬世亂臣賊子之口實也哉故湯得伊尹於莘野必使之就桀而輔以正之至於五反而桀終不改然後伐之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終其世而紂之惡蓋自若也然後其子武王不得已率諸侯而伐之伊尹事桀文王事紂其意一也湯之伐桀武王伐紂其出於不得已而不可以已者其意蓋可見於此故雖以臣伐君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天下後世知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非其本心也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伊尹也蓋伊尹之難莫難於此彼以伊尹爲湯作間於夏者此乃戰國之士以己之私意臆度伊尹者也升自陑者所從伐夏之道也漢孔氏曰升道從陑出其不意孔

氏之意謂桀都安邑而在亳之西者從東而往湯不由安邑之東而由其西則以謂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蘇氏曰古今地名道路有易改不可知者安知陑鳴條之必在安邑西邪升陑以戰記事之實猶泰誓言師渡孟津而已此說甚善夫所謂出其不意者乃後世用兵之詐謀也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節制之師固已無事可以敵湯武之仁義夫威文節制之師固已無事於詐謀矣而況湯武之仁義乎謂出其不意者其說固已陋矣而唐孔氏又以謂湯承禪代之後嘗

爲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果如此說則湯之伐夏是誠何心哉王氏曰升陑非地利也亦人和而已薛氏謂得人和而行師於不利之地非人情也此說甚善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孟子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言桀在鳴條已有可攻之釁矣然後湯自亳而往攻之則是鳴條乃桀所都之地名蓋在安邑之旁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記其所戰之地猶春秋書某人及某人戰于某是也此記事之常體但世代久遠地名之詳不可得而見然而先王所以弔伐之本義則不係

於此而先儒乃附會其地名以其前後向背曲生
義訓是猶相馬而辨其物色牡牡也湯誓者此篇
之作蓋見湯伐桀之時誓衆所以爲興師動衆之
意史記因序載其戰伐之事故以其本所誓師之
語而係之也湯誓唐孔氏曰甘誓秦誓發首皆有
序引別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
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此說是也蓋夫子
定書之時無序者不增有序者不損各因其舊而
已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
多罪天命殛之

禮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無二上湯武誓師之
時桀紂猶在上而稱王曰者此蓋史官之追稱也
湯武之稱王必在於既克夏勝商革命之後武王
既克商柴望大告武成然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
武王追王其先世猶必待於有天下之後豈其身
而急於自王乎漢孔氏曰湯稱王而誓師矣據下
文湯之稱桀曰夏王率遏衆力則是湯猶以王稱
桀也而謂比桀於一夫可乎湯既稱王而又稱桀
爲王是二王也湯之所爲必不如此也此事涉於
君臣之分不可不辨也格爾衆庶悉聽朕言者呼
衆使前以聽朕之誓言也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

夏多罪天命殛之此所以告之以弔伐之意也夫以諸侯而伐天子以分言之是稱亂也然夏氏之多罪天命殛之雖欲不伐不可得也或問孟子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蓋非爲天吏則不可以伐有罪以燕伐燕是也爲天吏則不可以伐有罪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也不爲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爲士師而擅殺人者也爲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爲士師而故縱死罪囚者也湯武之事雖曰以臣伐君然天之所命民之所歸寔有不得已而不敢已者故湯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蓋爲天吏而不伐有罪則是逆天之命安然坐視斯民陷於塗炭而莫之救其不仁孰甚乎故湯之誓師謂非我小子敢行稱亂之事蓋天之命我伐有夏之多罪而不敢赦也自今爾有衆至於今朕必往漢儒解釋此義迂回繳繞最爲難曉惟薛氏王氏爲深得之今參酌二家之說以述其義若漢儒異同之失則亦不復論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此蓋亳邑之民安於無事而深憚伐桀之勞我后指湯也謂湯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邑之民方勤於農事不可以奪其時而爲此役也正有夏之罪蓋言有夏之罪非湯之所當憂而亳湯謂我亦聞汝衆言如此然夏氏有罪獲譴於上天故上帝命我以弔民伐罪予畏上帝之命不敢不往正有夏之罪以弔民也今汝亳邑之民保我以自固謂夏虐之所不能加而無伐夏之意者則曰夏罪雖虐其如我何殊不知夏王方且率爲虐政過絶衆力割剥夏邑謂征役之煩賦斂之重也夏王既虐用其民如此故有夏之衆亦皆相率怠憧而不和協曰何時喪亡我欲殺其身以與之皆亡夏民之情其迫切如此我豈可與汝亳邑之衆苟安於朝夕坐視而弗救乎故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言夏之虐患既如此之極雖爾亳邑之衆舍其穡事以爲此役然所活者衆所存者大不可以不往也夫以湯之伐夏所以應天下之望

也至於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然而亳邑之民乃憚於興師而不肯往至於誓之以必往而後往者以此見湯之忠厚之德克化於亳邑之民薰陶漸漬蓋有由之而不自知者其伐桀也不惟湯有黽勉不得已之意而亳邑之民亦至於強而後從而非其本心樂於爲是舉也非其化於湯之盛德何以及此如安禄山史思明蓄其不軌之謀以亂唐室幽陵之民至以安史爲聖此則惟恐其叛之不速而事之不濟也豈待強而後從哉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既惡桀而欲與之皆亡則是天絶之矣爾衆士尚輔我一人以伐之欲致天之罰也爾苟用命我則賚汝以爵賞蓋汝能順天之意是天命之所當加也爾無以朕之言不可信朕必不食此言蓋古者以言之虚僞而不實者謂之食言食言者蓋言之不行如食之消盡也爾或不從我之誓言我則戮汝之孥以恥辱之無有所赦蓋汝既不能承天之意則是天討之所宜加也或刑或賞我豈容私喜怒於其間哉凡以奉天之意而已詳考此篇蓋是商民憚於征役不欲爲伐桀之舉故湯丁寧懇切告以所爲

弔伐之意必是其始興師之時誓衆於亳邑之辭既誓而後往伐桀升自陑以與桀戰于鳴條之野然觀孔序之文則類夫臨戰而後誓之者蓋序文總載夫伐桀之詳而係之以本所誓師之辭非是行陣於鳴條臨戰而後誓若牧誓之類也凡若此之類在夫學者以意逆志而得之不可以輕重先後拘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失古人之大意也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

閉戶可也使湯居處窮約不爲天吏不爲斯民之所係望坐視斯民困於虐政若鄉鄰之有鬬者其勢可以閉戶而不救則不惟天下之民不得以被其澤雖亳邑之民亦不得被其澤矣若孔顏孟於鄒魯之民是也今也既處乎不得不救之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天之眷命也重矣民之責望也深矣視斯民之無告有若同室之人鬬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當此之時豈可以亳民之不欲而使其澤不被於天下乎故伊尹於是時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乎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匹夫匹婦尚不可使不被其澤

天下之民況可以徇亳民之私意而不被其澤乎此湯誓所由作也然其終篇必誘之以大賚懲之以孥戮者此蓋誓師之常理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蓋師之紀律必明於始出之時始出而律紀不明雖師有名亦危道也用命者有賞不用命者有刑此師律之大者湯之興師雖曰伐夏救民安能廢師律乎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夫舜之考績猶不能不用刑賞況湯武之行師宜其刑賞之不可廢也唐高定嘗讀書至此篇問其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此蓋浮薄之論也而唐史爲之立傳紀載此言以爲辨惑是率天下而爲浮薄也

楊子雲曰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唐史記載高定此言亦有好奇之過是可删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誥伯仲伯作典寶

商書

仲虺之誥

周禮出師以立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謂於會同之所設言以告衆也若湯誥康誥召誥之類皆是於會同之時告衆以其所設施之意故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

誕告萬方康誥曰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召誥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凡此皆是會同之所誥也此仲虺告湯一人之辭而亦曰誥者唐孔氏曰仲虺必對衆告湯亦是會同然亦不必如此說且如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亦豈對衆之辭邪要之凡曰誥者但有所誥戒之辭苟欲一之以會同之說則固矣康誥召誥之類二字足成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故以之字足其句亦猶冏命畢命二字成文至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則加之字也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蓋其文連接上篇典寶之序故漢孔氏云自三朡而還也班孟堅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時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而某竊嘗以謂書序者乃歷代史官轉相傳授以爲書之總目者蓋求之五十八篇之序有言其作意者如堯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欲略一篇之旨斷以數言若此之類謂之孔子作序言其作意可也如此篇序曰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上一句言其作誥之時下一句言其所誥之地而湯之慙德與夫仲虺

之所以廣湯之意者初無一言及之若此之類其爲史官記載之辭也審矣故書序之言惟著是篇之所由作而已亦不必求之太深也大坰地名史記以爲秦定陶其實一也其地先儒以爲未知所在當是定陶而亳之路所經蓋孔氏以三朡爲定陶故正義云爾也仲虺奚仲後爲湯左相見於左氏傳誓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則湯之時當是伊尹爲右相與仲虺共輔相湯爲伐夏弔民之舉也仲虺作誥仲虺之誥

蓋湯伐夏而歸內不自安有慙德之言故仲虺作誥言其所以不得不伐之義以廣湯之意也此數語者亦是史官錄此語之時撮其大旨以見其君臣之間所以相告勉者即班孟堅所謂言其作意者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

南巢地名薛氏曰盧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書有巢蓋桀奔於此湯不殺也湯伯來朝春秋楚人圍巢武之事皆是爲天下之民除殘去虐不得已而以臣伐君然湯之於桀也惟放南巢而已至武王則殺受者蓋湯之伐桀而桀避位出奔既已竄於南巢矣於是湯縱不誅以見其順天應人有黽勉不

得已之意也至紂之事則異乎此荀子曰武王選馬而進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棄殷人而進誅紂蓋殺之者非周人固殷人也以是觀之則是武王本無誅之意而牧野之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紂率如林之衆以逆戰蓋自在行陣之間故殷人殺之耳紂既見殺武王無可奈何矣於是立其子武庚代殷後蓋所以致其惻怛不忍之意是亦湯伐桀之意也邵康節曰下放一等則至於殺矣其意以湯能容桀而放之武王則不能放紂而殺之則降於湯一等失其旨矣王氏曰桀之罪不若紂之甚故湯放之而已是亦鑿說宜

以荀子之言爲正記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古先聖王聲爲律身爲度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此救民民猶有流爲不善者湯之伐夏救民雖曰應天順人出於不得已而然然以分言之則是以臣伐君以諸侯奪天子之位湯之心雖無所利於其間而其迹則近於利之者故克夏而勝之則甄顧而不自安誠以謂慮其所終而稽其所敝知後世亂臣賊子必有以我藉口而行其簒奪之謀以利之者故怛怩然慙其德之不及古而慨歎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彼

其意誠以謂以臣伐君眞吾之罪不以順天應人之舉爲是固當然者其始終之際一出於誠實內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未嘗巧爲文飾以爲解免此所以不失爲聖也湯既負慙德有不安之心矣仲虺於是推明湯之本意以爲殆天人之望誠有不得已而不可以已者既已釋成湯之疑於是解天下後世之惑也且如魏文帝既逼漢獻帝而奪之位乃以受禪爲名顧左右曰舜受禹之事吾知之矣其實簒奪而以舜禹之事欺其羣臣人其可欺乎自古亂臣賊子多矣未有如曹丕之無忌憚也湯自以爲稱亂而天下後世不以爲稱亂曹丕自以爲舜禹而天下後世不以爲舜禹此君子所以爲時中而小人所以無忌憚者也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嗚呼歎辭也言民之生有喜怒哀樂愛惡之欲失性命之情以爭其所欲則侵盜攘奪無所不爲矣不爲之主以治之則欲者必爭爭而不已則亂矣此篇論厥初生民所爲立君以治之之意也柳子厚曰生人之初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羽毛莫克自衛必將假物以爲用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聰而明所服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

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而無分其爭必大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其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以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此說爲盡蓋所以爲之君者惟生民之爭而無以主之則亂故也夫惟立君以主民之欲而民不至於亂故非天生聰明之主其耳目之

聞見足以周知四方之情僞則不足以乂其亂也苟非其聰明足以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則民之好惡哀樂之情抑鬱於下而無由上達亦終於亂而已故必天生聰明然後可以乂斯民也天生聰明其聰明出夫天命之自然非人爲之僞也如秦始皇魏武帝之徒豈謂其非聰明哉然其聰明出於天性而挾之以詐故以巧僞劫天下而服之雖能服之終亦叛而去者以其非天之生聰明故也王氏云民之有欲至於失性命之情以爭之故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爲之主者非聰明足以勝之則亂而已此說大害義理夫所貴乎聖人者惟欲

知天下好惡之情而已苟欲勝之則秦始皇魏武帝之聰明而已豈足以已其亂邪仲舒言此者蓋謂天生民而立之君凡欲其聰明足以止亂而已今桀之虐斯民也如此已失夫所以立君乂民之意矣又所謂當誅而不得誅也武王誓師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亦此意也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蓋所謂立君者惟懼夫民之相與殘賊而無以主之故也為之主而自為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

非一夫而何孟子之意即仲舒之意也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夏有昏德則非聰明矣非聰明之德則虐用萬民矣故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而無有救之者桀之暴虐如此則失其所以為君之道矣桀失為君之道而生民之亂不可以無主也故天乃錫湯勇智足以有謀勇足以有斷即上所謂天生聰明時乂也蓋惟智足以察斯民之情勇足以拯斯民之命是其聰明足以乂斯民也惟天以勇智錫湯是其意蓋將使湯表儀天下以正萬國此蓋發上文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之義也纘禹舊服茲率厥典言禹以聰明之德爲天所命以治斯民而其子孫弗率以至于民墜塗炭故天之錫湯以勇智表正萬邦者凡欲使湯繼禹之功從其舊服以率其典常也天命既如此湯其可不奉若之哉原仲虺之意蓋以爲昏德如桀天既棄之不得而不伐勇智如湯天既命之不得不順天命有桀之昏德非湯之勇智則不得爲天吏有湯之勇智而桀無昏德則事之而已尚何伐之有哉以如是之勇智又適遭如是之昏德故以臣伐君而不爲逆苟爲君之昏不如桀臣之勇智不如湯則固不可以爲湯之所爲矣又何慮其以是爲口實哉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此又言夏之民塗炭甚矣而湯以勇智之德見忌於桀日懼危亡之不暇畏天之命不敢不奮其智勇以拯生民之命也自古英雄之君出而應世苟其深仁厚德爲天人所歸則必爲虐君之所忌故漢高祖入秦關秦民大喜莫不欲高祖王秦者而項羽忌之鴻門之會幾不得脫光武宣慰河北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而更始忌之遣使立之爲蕭王令罷兵光武不就徵乃得免使此二主不能

見幾而作自脫於虎口則斯民之命果誰爲之拯溺哉湯之勇智既爲天所錫矣故桀愈不安而欲殄滅之也仲虺言夏王自知其有罪自絕於天矣於是矯誣上天之命簧鼓流俗而虐用之矯與矯制之矯同誣僞也言桀自以其意而託言上天之意如此以惑其衆也其詳雖不可得而知意者如田單與燕人戰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之類單用兵行師出於一時之怪猶可言也桀爲人主矯誣如此其罪大矣哉天命用不善之是用使商受天命用明其衆爽明也蓋聖人以其昭昭故能使人昭昭天之命也用爽厥師亦言其有昭昭之實也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讎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此言桀之矯誣示足以惑其衆而致其黨類之盛也簡略也孟子曰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簡有忽略之意言桀之衆賢而無勢則忽略之不賢而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蓋桀君也其勢尊小人之欲同惡相濟者則附之其視湯之賢則忽略而不容也夫惟桀之衆其盛如此則湯於是時以賢見疾可謂甚危矣故於是言我商家國於有夏之初已爲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

粟之有秕恐被鋤治簸揚矣以桀喻苗粟以湯喻莠秕此但言勢之危而立於此時必不見容也薛氏曾氏諸家皆以苗粟喻湯莠秕喻桀言商爲桀政所亂然與下文不相屬今所不取只當依先儒說也桀之初既視我商家若苗粟莠秕欲鋤治簸揚之矣故我商家大小危慄惟恐以無罪見滅也聿我邦于有夏猶未盛也而且懼以無罪見滅況我之道德善言聽聞於天下宜其愈見疾也史記曰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夏臺之囚雖不見經然以仲虺之言觀之則知史記之言不虛矣桀之惡湯而欲殺之至於囚於夏臺而幾不得脫湯之伐之誣近於有挾也而湯曾不以爲嫌仲虺且以是而釋其慙德者將天命明威救生民塗炭之命所繫甚大而不敢赦也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此又言湯之盛德善政巍巍如是所以得民之心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歐魚者獺也爲叢歐爵者鸇也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惟湯武之德既有以聚民

之欲去民之惡故桀紂之民皆相率而歸之雖欲牢辭固遜而不可得是桀紂驅民而使歸之非湯武誘之而使來也老子曰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有天下舜禹之受禪湯武之征伐奄天下之衆而有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天下不以爲過者惟其未嘗有利之之心而無以天下爲苟其有一毫利之之心則天下必有不服者豈能創業垂統以貽子孫萬世之業乎故仲虺言湯之盛德而首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爲言者謂湯之心清淨不欲湛然不動舉天下之聲色貨利曾不足以動其心則其伐夏救民以有天下果其有利之之心乎不

邇聲色言不近壁寵也不殖貨利言不營財賄也此聖人之盛德至大至剛不爲外物之所變遷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漢孔氏曰既有聖德兼有此行其說失之矣見於所行者是眞聖人之德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之外別有聖德乎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此言湯之修身行己見於實効者如此其取天下固無利之之心也而又能官有德賞有功與天下同其利也人之勉於德者我則勉之以官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也人之勉於功者我則勉之以賞優

其祿廩榮其車服以旌寵之不必共天位治天職
也蓋有德者以官勉之有功者以賞勉之各稱其
實而已矣武王之崇德報功亦此意也非特此也
又能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而不徇一己之私也惟
己與慎厥終惟其始之惟同言用人之言如自己
出也若所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
善也王氏曰用人惟己己知可用而後用之如此
則是果於自任而不從天下之所好惡也王氏心
術之異大抵如此改過不吝言己有過則改之無
復吝惜若所謂過則無憚改也用人惟己則善者
無不從改過不吝則不善者無不改此所以能

并爲公以成其大也其發而爲政又能寬以居之
仁以行之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也惟湯之德如上所言玆其所以明信於天下大
下信之而欲以爲君也孟子曰以萬乘之國伐萬
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桀之所以失天
下之心者惟其肆爲威虐故民墜塗炭而莫之拯
湯於是時以寬仁之德彰信於天下故天下歸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然湯之所以能成寬仁之德者
其本則自於清淨寡欲恥然天下舉不足以動其
心故能利與人同以施其不忍人之政玆其所以

彰信於天下也蓋撥亂反正以成帝王之業者苟有利之之心則將奪於物欲見利而動惑於聲色貨利之私遂至以私害公不能推其所有以與天下共其利剛愎自用逞其能而莫之改如此則所施者無非虐政是水之益深火之益熱也古之人有失之者項羽是也漢高祖與項羽當秦之末俱興義兵以除殘去虐較其勢則高祖之不如羽遠甚然而高祖卒得天下而羽失之者以高祖之寬仁而羽則惟肆其暴虐而已原其高祖之所以寬仁者無它亦本於此數者之德而已觀其入秦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封秦宮室府庫還軍灞上則其志已不小矣而又不愛爵賞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賄即以分其士好謀能聽從諫如轉圜惟此數者之德皆備於己故其約法三章悉除去秦法而秦民皆案堵如故莫不欲高祖王秦者而項羽之所為則皆反是此其成敗之勢所不同也以高祖之成帝業者而推之則知仲虺所以推本成湯誕膺伐夏救民之意始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改過不吝然後繼之以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可謂知所先後矣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又言湯既有寬仁之德彰信兆民矣於是言其

爭伐之時爲天下之所歸向也湯之征伐蓋始於

葛其略見於仲虺之言其詳見於孟子孟子曰湯

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

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

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

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

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

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

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

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徯我后后來無罰孟子之時去古未遠必其

載籍之所傳者如此是可執以明仲虺之意蓋湯

之於葛其始也未嘗有伐之之意其祀也則遺之

以牛羊既不祀也則使亳衆往爲之耕及其殺饋

餉之童子然後不得已而伐之其伐之也非以快

一時之私爲匹夫匹婦之讎也湯之伐葛既爲匹

夫匹婦之讎則匹夫匹婦之有讎者莫不願其爲

之復也故伐葛之後又有十一征焉皆所以復匹夫匹婦之讎也蘇氏曰用兵如藥石則病者惟恐其來之後也此說善矣故其十一征也東面而往征則西夷怨其來之後南面而往征則北狄怨其來之後曰均是民也何爲先彼而後我哉所謂怨者與怨慕之怨同蓋望其來而怨其不至非實怨之也言西夷怨北狄怨者孔氏曰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所謂伐之國則怨其來之後其所往伐者則其室家相慶曰徯予后久矣我后之來則自此可以蘇息矣所未至之國則怨其不至而曰奚獨後予所至之國則慶其來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所以責望於湯者如此其切而桀之惡日以滋至民之陷於水火者日以益多湯雖顧君臣上下之分忍而不誅而民欲脫於死亡者其迫切之情皆赴於湯湯不得而釋之矣昔楚白公之父爲鄭所殺白公請伐鄭於楚以報父之讎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遂厲劒曰殺子西其意蓋以吾讎也子西有可報之道而不爲我報則讎在子西矣桀爲斯民之所讎斯民之意以謂惟湯之寬仁可以救吾垂絕之命於水火之中故彼征則此怨此征則彼怨苟使

湯安然自顧其私而不肯勉徇大義以救斯民則民之愁怨反歸於湯矣故寧使己之有慙德而不忍失天下之望也民之戴商言民之戴我商家而望其拯救初征自葛之時已欲其爲君以有天下矣非出於一時之偶然乘機射利而覬非所望也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蓋天下之常理如此中庸曰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寔天道之自然不容私意於其間也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言爲善者必爲人之所助也其文則以小大爲序良不

如忠忠不如德德不如賢故湯之佑之輔之顯之遂之示稱其德之小大而已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言爲不善者必爲人之所侵陵也其文以輕重爲序弱未至於昧昧未至於亂亂未至於亡湯之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示稱其不善之輕重而已此數句太抵言致人之輔助與夫侵侮者皆係夫其人之自取猶夫天之栽培傾覆不易之理也其文勢則從便相配學者觀其大意可也若求之太深必欲從而爲之說如王氏所謂佑者右也輔者左也之類則將不勝其鑿矣執天下之常理栽培傾覆之道不易如此聖人之於天下因其常理以應

世接物有二道者則推而二之有存道者則輔而
固之如此則順乎天而應乎人故於是邦乃其昌
可以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矣桀有可二之道其二
也已自取之矣湯之伐之亦不過因其將二推而
二之而已果何容心哉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凡湯伐夏弔民之本意仲虺反覆陳其本末既以
盡矣於是極陳為君艱難安常之道以致其終戒
之意欲使湯致其無疆之恤以保其無疆之休也
唐太宗時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乃謂廷臣曰
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

民今日請入朝非困窮固如是乎朕內之且喜且
懼何則突厥衰則疆境自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
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
輔朕之不逮也仲虺之意正亦如此蓋桀之所以
亡者惟其果於自用故也湯之所以成王業者惟
其德之日新也苟其終致其競競業業之意及其
一旦為細行所累寖不克終則將栩栩然自滿謂人
莫己若如此則人心離矣桀之亡不可不監哉故
謂德苟日新而無斁則萬邦將懷我之德苟為一
有自滿之心則將以為德止於是矣以德為止於
是而不修則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之心自替矣如

此則萬邦之懷變而爲九族之離亦豈難哉萬邦爲懷九族乃離蓋所以極言其人君有德則無所不服苟無德雖至親猶叛之況疎者乎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亦此意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惟德之修也貴乎日新而無斁故繼之曰王懋昭大德言自今以往王宜勉勵以昭明其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人性之所固有也惟其因物有遷故陷溺而不知返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還以民心所固有之中揭而示之使之率性而行得其所同然者共趨於大公至正之塗原其所以致此者則自夫人君昭其大德故也昭其大德是乃所以建中於民也而爲王氏之學者以謂懋昭大德所以極高明所以處己也建中于民所以道中庸所以用人也大高明中庸豈可分而爲二致耶王氏之學所以不可入聖人之道者蓋其爲見如此此寔異端駁雜之論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蓋所以昭大德建中于民也易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直內必以敬故在夫以禮制心方外必以義故在夫以義制事

惟敬以直內故能義以方外其實一道也雖有內外之殊心事之別然敬義相須而行不可分爲二也能如此則德日新萬邦惟懷矣茲其所以能垂優足之道於後嗣使子孫永保而無斁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又論志自滿德日新之異以終其義於是舉其所聞之言者曰能自得師者王謂無所不師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能自得師也能自得師則道德之歸也如水之就下矣此王業之所以成也謂人莫己若則於己自用訑訑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人心渙然離矣亡之道也所以能自得師者王者以好問則人樂告之以善故優游而有餘暇也所以謂人莫己若者亡者以自用則狹小而無所容故也能好問則自得師又以夫自用而謂人莫己若者爲戒則德日新而萬邦永懷矣

天命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

仲虺又嘆而總括其義以湯之始也既能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以成其王業豈有他哉惟慎厥終亦如其始則盡之矣能自得師

以日新其德此慎終如始之道也既能慎終如始矣又能於有禮則封殖之於昏暴則覆亡之以終其推亡固存之義則民將永受其賜此蓋天之道也天道如此而我能欽崇則天之所以命我以休命者可以永保矣商之宗社所以傳祚數十世凡歷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其天命之永保者如此其原則自夫湯之日新其德以慎終如始者則自夫仲虺之諄諄告戒然則仲虺之相成湯其功業殆與伊尹相配矣是所以深嘉而屢嘆也昔賈誼過秦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襚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

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其意謂攻之可以尚詐力而守之必資夫仁義守之故至於三此說不然夫以詐力而攻之矣則其所知者詐力而已豈能復以仁義守之邪觀仲虺之誥其始言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至於彰信兆民以見其所以克夏者固如此篇終言德日新萬邦惟懷以至於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以言其所以守已成之業以祈天永命者亦惟如此而已由是言之攻守豈有異勢哉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